

钟宇作品

# 葬密者

特殊部门幸存者二十年离奇工作经历  
遵循狩猎法则 追捕地下列车

第三部

## 地火

科幻 / 悬疑 / 推理 葬密者四部曲之三  
喷火女、蛊师、隐身术、冷冻人，中国式复仇者联盟！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钟宇作品

# 葬密者

特殊部门幸存者二十年离奇工作经历  
遵循狩猎法则 追捕地下列车

第三部

## 地火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葬密者. 3/中雨著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5520-0887-6

I. ①葬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1460 号

## 葬密者. 3

作 者: 中 雨

责任编辑: 王晨曦

封面设计: 周清华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照 排: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720×1020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14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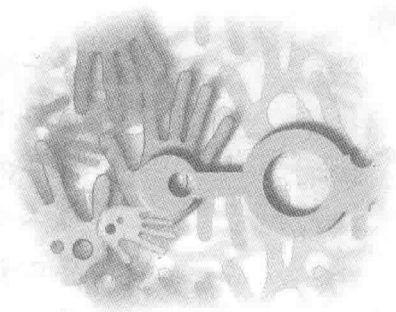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0887-6/I·160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目 录



|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鬼三爷     | 001 |
| 第二章  | 冯折志     | 006 |
| 第三章  | 我是杨疾    | 010 |
| 第四章  | 我们的对手   | 015 |
| 第五章  | 虫 师     | 019 |
| 第六章  | 匪 帮     | 023 |
| 第七章  | 冯折志只是替身 | 027 |
| 第八章  | 油田附近    | 031 |
| 第九章  | 锦 衣     | 035 |
| 第十章  | 照相馆橱窗   | 040 |
| 第十一章 | 最高级别    | 044 |
| 第十二章 | 内部放映片   | 048 |
| 第十三章 | 极速列车    | 052 |
| 第十四章 | 刘老的担忧   | 056 |
| 第十五章 | 机器还是生物  | 060 |
| 第十六章 | 被 俘     | 064 |
| 第十七章 | 狼 蛛     | 068 |
| 第十八章 | 飞贼的本领   | 072 |
| 第十九章 | 夜行人     | 076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章  | 小燕同志     | 080 |
| 第二十一章 | 深处       | 084 |
| 第二十二章 | 苍穹世界     | 088 |
| 第二十三章 | 蛊虫       | 092 |
| 第二十四章 | 谁是谁的俘虏   | 096 |
| 第二十五章 | 捕鲸       | 100 |
| 第二十六章 | 日军的瞭望塔   | 104 |
| 第二十七章 | 飞燕说过     | 108 |
| 第二十八章 | 日军士兵     | 112 |
| 第二十九章 | 藏冻人      | 117 |
| 第三十章  | 支援队伍     | 121 |
| 第三十一章 | 樱木十神的日记本 | 126 |
| 第三十二章 | 如果还有一辈子  | 130 |
| 第三十三章 | 陷阱与杨疾    | 134 |
| 第三十四章 | 我与朱敏     | 139 |
| 第三十五章 | 猎手       | 143 |
| 第三十六章 | 朱敏的眼泪    | 147 |
| 第三十七章 | 驱蛊虫      | 152 |
| 第三十八章 | 火女       | 156 |
| 第三十九章 | 另一个女人    | 161 |
| 第四十章  | 朴锦衣的要求   | 165 |
| 第四十一章 | 金属巨虫     | 170 |
| 第四十二章 | 一个领袖     | 174 |
| 第四十三章 | 离开喀则     | 178 |
| 第四十四章 | 我的故事     | 182 |
| 第四十五章 | 招待所外的军队  | 187 |
| 第四十六章 | 有故事的人    | 192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七章 | 猎手的原则      | 196 |
| 第四十八章 | 葬密者火女      | 201 |
| 第四十九章 | 机械与生命      | 205 |
| 第五十章  | 苏修侦察机      | 209 |
| 第五十一章 | 一个我们自己的任务  | 213 |
| 第五十二章 | 埋 葬        | 218 |
| 第五十三章 | 再入地宫       | 223 |
| 第五十四章 | 巨 虫        | 227 |
| 第五十五章 | 一个可能的时代的末日 | 231 |
| 第五十六章 | 鬼城的邀请      | 235 |

## 第一章 鬼三爷

蒙洞案后，我没有和其他同志一起，而是被沈头领着单独走的。

沈头亲自开车，那辆吉普上就他和我两个人。我们身后还有一辆军用卡车，一个排全副武装的战士，跟在后面。

三天后，我们抵达了广西。一路上，沈头也和我聊了很多，包括对飞燕之死应该有的正确的看法，也包括对成为一个优秀的共和国卫士，应该具备的品质与信仰。沈头让我学到了很多，也隐隐感觉得到自己之后将要肩负的，不会只是一个普通的秘密战线工作人员要肩负的那么少。

而“鬼三”这个名字，沈头只是在出发之前那一晚提到过了一次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起。对于领导的不予说道，我执行着作为一个军人应该遵守的，那就是不主动发问。

我们到了一个叫新洲的小镇，那里早就有人在等着我们了。接着我与沈头在新洲道别，跟着另外两个不穿军装的人，离开了小镇。

我们在山区里跋涉了五天，最终，我被送到了鬼三爷住的那个位于某个半山腰的茅屋。

在此，容我对鬼三爷的一切，保留一二。我只能说说，我们巍巍中华曾经有过一个叫作武林的世界，而那个世界里的人，从西洋列强进入的晚清伊始，到北伐，又到中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这几十年里，日益没落。至于没落的缘由，三爷叼着他那烟斗分析过：时代变了，武师迂腐的想法与可笑的尊严没有随时代一起变，注定要被这大时代所淘汰。

是的，鬼三爷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武师而已，不过，他又是我们的武林历史中，最后的那一代武师了。

我在三爷那待了有一年多，三爷教给我的东西，也是之后我成为那位人见人怕的鬼面人所施展的种种惊人技艺。我和三爷始终没有以武师之间应该用的师徒相称，但是在我心里，三爷永远是最尊敬的长者。

鬼三爷死于1972年初冬，当时已经走不动的他，离开了大山，回到了那燥热的时代中。他半生尊严荣耀都已褪尽，只是个很普通的老头而已了，但那些疯狂的人们，却没有放弃对他的残酷审讯。

当我和朱敏、杨疾三个人赶过去的时候，三爷已经死在牛棚里了。记忆中高大英武的他，蜷缩在干草铺就的角落里，原来也只是那么矮小的一点点而已。

说远了，说远了……莫名的伤感起来。谨以此文，再一次怀念某些独特的生命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殒灭，没能流芳，但延续了他们独有的那些精神。

我是1962年春节后离开广西的，未曾想到的是，去接我的人，竟然是金刚和燕十三，而且他俩还都穿着制服，领着两个警卫员。要说金刚本来就生得英武，满脸横肉，虽然不是很高，但一米七出头加上那一身膘，远看近看也都有模有样。可燕十三这家伙，离开了蒙洞后，居然整出了一个油光发亮的二八分头，那分界线像是用笔画上去似的，估计能精确到以“根”为单位。

我走到了他们那辆吉普车前，扭头望了一眼身后那座连绵的大山。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是感觉得到在那山上的某棵树上，鬼三爷正单脚站在某处树梢上，微笑着看着我，而他的那根旱烟枪，这一会应该也正燃得欢。

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燕十三看见我便连忙从座位上跳了下来，和后排那两个战士坐到了一起，冲我笑道：“小王同志，我燕十三有这么先进的今天，还是要多谢你才行，咱回到招待所了，怎么样都要好好的喝上几盅。”

我对他微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跳上了车，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。金

刚把着方向盘扭过头来冲我憨笑，然后从座位下面拿出一个铁质的东西，像个面具，有留出双眼的窟窿，那双眼位置往下，也有着微微拱起应该是鼻的拱度。不过却又只有半截。就算真用来当面具，也只能拦住上半截脸而已。

金刚将这东西朝我递过来，接着瘪瘪嘴，指了指自己的嘴巴。燕十三在后面说着：“金刚同志已经说不了话了，不过还能哼歌。前些天的春节联欢会上，他还哼哼了一首什么小曲来着，叫啥《驻马店郊外的晚上》。”

我便有点迷糊，反问道：“驻马店郊外的晚上？”

燕十三挠了挠后脑勺：“反正是一个什么地名郊外的晚上，挺好听的。我也没听过金刚没断舌头之前说话，不过想着那时候他的声音应该挺好听的吧。”

“这个干吗用的？”我举起手里那半个面具对燕十三问道。

“沈头让我们捎给你的啊，你现在这张脸太吓人了，到了地方上不太像话，所以沈头找人给你做了这个面具，你带上试试。”

“哦！”我应了一声，将面具贴到了脸上，倒是挺合适的，正好遮住了脸上那个往外翻开的狰狞伤口。

金刚一踩油门，我们的吉普车朝着山区外围疾驶而去。

燕十三的笑容依然那么猥琐，他将脑袋凑到我跟前，头上那股子头油的味道有点呛人。只见他挤眉弄眼地说道：“沈头还说了，我们的人里面，还有家人的以后都不要再随使用自己的真名，这是对家人们的保护。像我这种倒无所谓，小王你就必须用上一个代号了，我看你戴着这个面具后，也挺好看的，要不，你就叫面具人吧？”

我再一次扭头望了望身后那大山，心里默默说着：别了，鬼三爷。

想到这，我淡淡笑了笑：“叫鬼面人吧！我想用鬼这个字。”

我们第三天晚上回到了新洲镇，在新洲镇没有耽误，当晚就赶到了柳州附近的一个属于部队的招待所。一路上燕十三那话唠也没闲着，连续说了三

天，嗓子似乎都有点哑了。但因为有另外两个小战士在，所以很多东西也不方便说起。回到招待所后，我们仨就整了两瓶白酒，让食堂里的同志给我们拌了两个凉菜，蒸了十几个馒头，边吃边开始说这次我们即将参与进去的任务。

燕十三冲我挤眉弄眼，在山上面奔波了几夭，他那满头头油上，沾了不少尘土，显得越发滑稽。他故作神秘地对我说道：“小王同志……哦，不，鬼面同志，你应该还不知道我们分组了吧。现在葬密者一共有三个不同的小组了，沈头亲自带一组人，疯子大哥和那个戴蛤蟆镜的家伙就在那一组里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大白同志，就长头发的那个也在那一组。然后就是铁柱带了一组人，耍猴的那家伙就在铁柱那边，以及两个新人，也都挺能耐的。”

“哦！那第三小组是哪些人呢？”我就着菜啃着馒头问道。

“还有一组就是我们啊！你是我们的组长，我和金刚都是自己强烈要求跟你的，悟空本来也想跟你，但铁柱那一组现在人力还不够。”燕十三很认真地回答着，接着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：“等一下，我还一直想问你来着，小王……啊呸，鬼面同志，你认识那个叫杨疾的人吗？”

“杨疾？干吗的？没听说过。”我回答的是实话。

“我还以为你们以前就认识啊！他也被分到了我们一组，不过，我们所有葬密者都没见过他。但咱已经不是土匪了，咱是革命队伍，对吧？我们是有纪律的，所以我们也都不敢去问沈头，沈头自己也没说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那这一次你们过来接我，这个叫杨疾的人，没有一起过来吗？”

“沈头说这次事件比较着急，等不了，然后他说杨疾自己会赶过来和我们会合的。”燕十三很认真地说道。

“那我们这一趟是要去哪里啊？”

“去北方，但是具体是去哪里，沈头也还没说，他就要我们接到你以后，先赶到郑州，那里已经有一个独立连的部队集结好了，听候我们的指挥，我们在那里要接上一个叫冯折志的人，然后护送冯折志，去他将带着我们去的

地方。”燕十三说这些的时候一本正经，俨然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模样了……如果没有那头油和头油上那些尘土的话，就是一个实打实的革命战士的样子了。

“哦！”我再次点了点头…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需要我们出动三个……如果加上那个叫杨疾的家伙的话，是出动四个葬密者去贴身保护，甚至还有一个独立连的战士也要一起行动？

于是，对于这个在郑州等我们的叫作冯折志的人的身份，我有了点兴趣。况且，燕十三最后又说了句：“这一次我们葬密者的全部成员，都要参与到这一次的案件中来。沈头说他们其他人，只是提前赶到目的地去而已，而我们带着的人，才是这一次行程的重头戏。”

## 第二章 冯折志

那年月我们国家的交通状况挺让人着急的，从广西到我们的目的地河南郑州，足足开了五天，路上还差点迷路。

进入郑州后，我们拿着介绍信去了沈头指定的某个单位，那里的同志便又派了司机和车，把我们送到了位于河南许昌附近的一个部队营地。当天晚饭时候，我们就在食堂见到了我们将要护送的那个神秘人物——冯折志。

他是领着两个警卫员走进食堂的，在门口的时候他和部队的一个同志小声说了几句什么，对方应该是向他介绍了我们。接着，他扭头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。

冯折志戴着一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，头发有点稀少，和他头发一样稀少的还有他那淡淡的眉毛和几近于无的胡须。个子也不矮，但很瘦，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衣，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。

他推了推眼镜，领着那两个警卫员朝我们走了过来。两个警卫员一高一矮，高个的挺壮的，走路的时候胳膊挥舞得像是扇蒲扇，一看就知道有一膀子力气。矮个的那个就有点奇怪，不太像是个警卫员，白白净净，脖子很长，露在外面的手指也很长，可能是个勤务兵吧。

冯折志就走到了我们跟前，这书呆子没啥眼色，对着燕十三伸出了手：“你就是上面派来的护送小组的头头吧，不知道怎么称呼。”

燕十三冲他笑，愉快地握上了他的手：“我不是头头，你叫我小燕就是了。”

我清晰看到冯折志在听到“小燕”这个称谓后，表情有点滑稽，露出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神态。我心里暗暗乐着，站了起来，对冯折志行了个军礼：“冯同志，我是上面派来护卫你的，我叫……”我顿了顿，“我姓王，你叫我鬼面人就行了。”

冯折志扭头望过来，视线首先定格在我那面具上，然后抽出手来，和我很讲礼节地握手：“我还是叫你王同志吧。对了，你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吧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上面只说要我们过来和你会合就可以了。”

“得！那三位同志，咱就干脆等到出发后再告诉你们目的地是哪里吧？毕竟我们这次行动的保密级别太高了，希望你们理解。”冯折志很认真地说道。

“是！”我沉声应道。

而就在这时，我窥见站在冯折志身后的那个矮个子警卫员，正歪着头望向我和我身边的金刚、燕十三，他的表情有点奇怪，嘴角甚至往上扬着，好像是在观察着我们，观察的结果又让他感受着某种快乐一般。

我当时并没有在意，以为只是小战士的稚嫩举止而已。

我们坐在一起吃饭，又闲聊了一些。冯折志话不多，或者，就算他本是个话多的人，遇到有燕十三在场，也施展不开。燕十三这一年学会了很多新社会的词汇，说出来一套一套的。比如冯折志吃了小半碗饭后就饱了，放下了筷子。我们的燕十三同志就说了：“冯同志，你这么瘦还是要多吃点，俗话说——人是饭，铁是钢。”

冯折志身后那个矮个警卫员就笑了：“燕同志，应该是人是铁，饭是钢。”

燕十三自个也跟着笑，承认错误倒是挺快：“没错，没错，饭是干，饭如果不干的话，那就是糊糊，就是稀饭，吃不饱的。”

我们在那个营地里面待了两天，独立连的一帮小干部也都和我开了一次

会，连队的指挥权暂时交接给了我。之前我觉得护送这么一个冯折志，派出了一个连的战士和我们几个葬密者，似乎有点大张旗鼓，在听了独立连连长给我汇报他们这个连的情况后，我更加震惊了。要知道独立连这种编制，实际上可大可小。普通连队一般有三个排，加上炊事员卫生员这些，一百人左右。而独立连这种建制，一般要比普通连队大一点，直接隶属于团部，和普通的营是同级别的，人数也在两百人到三百人。而我想不到的是，这一次我们将要领着护送冯折志的这个独立连，居然一共有三百八十人，其中还包括了一个完整编制的特务连，四个汽车班，二十几辆军用卡车以及五挺迫击炮和五挺重型机枪。

于是，我意识到这次行动不会是那么简单，肩上扛着的担子似乎越发重了。

第三天早上，我们开始出发，向我们的目的地进发。包括我自己，也是在确定了动身日期的前几个小时，才知道了我们大概的方向。冯折志只说了是去东北，但是具体东北哪里，他还没说，我们也没多问。

奔四百人的队伍，尽量选择走山路，所以不可能行进得太快。我们携带的物资也都比较充足，连队配备的都是当时看起来比较机械化的设备，大伙始终在车上待着，不会太累。冯折志被我们安排在第七辆车上待着，那是一辆军用卡车，车的后面还坐着二十几个士兵，开车的是金刚，我坐在副驾驶座上。燕十三和冯折志以及那两个贴身的警卫员，四个人挤在后排。燕十三自然是挤在最边上，顶着满头的头油和头油上沾着的尘土，还不时扭来扭去，让坐在他旁边的那个矮个子警卫员小刘一路上都哭丧着脸，紧皱着眉头。冯折志挤在小刘和那个高个子警卫员中间，话依然不多。嗯，还是那句话吧，可能他话也多，不过有燕十三在，多不起来。

对矮个子警卫员小刘的特别关注，是因为路上的一个很细微的事。当时我们已经过了山西地域吧？有天晚上在郊外扎营。冯折志和他那两个贴身的警卫员是不会睡在露天位置的，他们休息的那辆卡车周围，我派了两个班的战士通宵守卫着。他们仨其实也挺注意的，包括吃东西也会很小心，每次都

是那个高个子先尝几口后，才让冯折志吃。

那天晚饭我记得也没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可半夜冯折志就有点闹肚子。如果只是小便，可以在车上接个壶解决。大便麻烦点，需要下车找个野地解决，毕竟作战部队还真没人带马桶当个战略物资候着的。

冯折志就提出要下车，我当时就睡在车旁边的帐篷里，听到动静便起来了。金刚和燕十三跟在我身后，我们和当时放哨的几个战士一起，领着冯折志往旁边走去。可那两个警卫员反倒没下车，高个的那个还站在车上对我们喊了句：“别走太远了。”说完这话后，我就瞥见他做了一个很细微的小动作，他将手搭到了腰上的手枪位置上，然后跨步站到了车斗尾部的中间，相当严阵以待的模样。

我心里隐隐地察觉到了什么，这一会卡车周围没有休息站岗的战士，我们护送冯折志带走了几个，所以这家伙才紧张起来，那也就是说他在那卡车上继续板着脸矗着，守护的是他身后那个叫作小刘的警卫员才对。

这个想法让我停下了步子，燕十三和金刚继续朝前走着，跟冯折志钻到一棵树下面，哭丧着脸开始贴身听冯折志放屁拉稀，而我却自顾自地往回走了，并径直走到了卡车下面。

然后，我清晰地看到了高个子警卫员用一种颇为欣慰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接着，他身后那个叫作小刘的白净男人的身影，快速往卡车深处的黑暗中隐去。短暂瞬间，我瞥见了眼神中闪过了一丝不平凡的精光。

或者是在某一块草皮下面，反正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的地方。

而这两个战士的尸体，就是在一片低洼地处，他们身上披着草编织的蓑衣，静静地倒在那低洼处，不走近看，压根是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的。可这——他们已经永远地长眠在那里了，临死前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以致于他们是什么时候死的，我们都不得而知。明哨的战士巡逻过来时，随意地用鸟鸣声发出暗号，可这两个暗哨的战士没有回应。巡逻的以为他俩趴这睡着了，走近了后才发现那低洼处的地面已经被血染湿了。

我们的火把将那片低洼地照得跟白昼似的，特务连的战士们在现场仔细地勘察着，见我走近，特务连的一个军官冲我沉声说道：“王同志，死因不明。”

“伤口在哪里？”我大步走上前去。

“目前没有发现伤口……”那个军官推开了前面的战士，让我能够就近去看那两具尸体。只见低洼处已经被红色占领，因为那位置是石头，所以大量的血没有被泥土吸纳，反射着火把的光，显得诡异极了。

接着，两个死者被特务连的战士抬到了旁边，面朝上放着，身上的衣服也都被解开了，特务连的战士企图找出致命的伤口，但始终一无所获。死者流出的血，倒是可以确定是从口腔和鼻腔里面涌出来的，因为死者脸上全部是血，尤其在口鼻位置，依稀间，还能够看到暗红色的液体，在缓缓往外淌。

“死亡时间根本就揣测不出吧？”我再次问道。

“暗哨的战士半夜是不换岗的，所以从晚上8点到现在午夜2点，就是我们唯一能够推测出的遇害时间段。”特务连的军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明显底气不足，因为这推测压根就是废话来着。

我没吱声了，凑近去检查那两个死者的尸体。从鬼三那里，我不但学到了一些近身的凶狠与致命的搏击术，还了解了很多武师们不为人知的门道。于是，我在用手触摸了其中一个死者的脖子位置许久后，抬起头对特务连的战士们说道：“拿个水壶过来。”

我接过他们递过来的水壶，将清水朝着死者脸上淋去，另一只手进而尝试抹去他脸上的血迹。最终，那张满是血的脸，被我清理干净了，然后身后的战士很自觉地将火把往前伸，让我能够看清楚死者脸部的细节。

半晌，我缓缓站起了。

死者脸部的肤色，并不是失血而亡的尸体应该有着的苍白，而是透着菜色。也就是说，他肤底是绿色的……

“在这附近地上找一下有没有什么虫子的尸体，毛虫或者马蜂蜇了人后自己是会很快死掉的。”

在现场的那十几个特务连的人不明就里，连忙举起火把在四周地上来回走动，甚至还有战士举着火把去照旁边的树干，结果并没有什么发现。

我自顾自沉思着，目前看起来，死者这样肤色像是中毒死的，我首先排除了食物中毒的可能，因为我们都是统一就餐。而所谓的毒箭什么的，自然必须有皮外伤才行。这些元素都没在尸体上发现，那么最有可能的，就是某些剧毒的昆虫，因为它们对人类的袭击，伤口是让人的肉眼很难看到的。

大伙搜寻了有十分钟左右，依然没有任何收获。我站在原地没有动弹，闭着眼睛静静思考，这是鬼三爷教我的：当你身边有很多人供你驱使与策动的时候，那你更加需要的不是行动，而是思考，从而让你的人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终于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朝着那低洼处的上方望了过去。

也就是在这同一时间，头顶的月亮缓缓从一丛乌云内探出头来，在月色照耀下，一个硕大的蜘蛛网，空荡荡地挂在空中。蛛丝好像是密布在我们头顶帐子，硕大得让人不寒而栗。

而也是这一瞬间，从很远的位置，传来一记清晰的枪响，紧接着是我们正前方的山谷，大约几公里外的茂密树林上方，异常诡异地升起了一片好像是乌云般密集的黑点点，那些黑点点挥舞了十几秒，又同时往下，如同被人从放开到收拢般的诡异。

我对着身后的营地大声吼了句：“有狙击，集结！”